

御纂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二

論語三

八佾第三

孔子謂季氏章

問小人之陵上。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。及充其僭禮之心。遂至於弑父弑君。此皆生於忍也。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。是可忍也。孰不可忍也。曰。敢僭其禮。便是有無君父之心。答程允夫

○文集

三家者以雍徹章

問雍徹。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。曰使魯不會用天子之禮樂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。

居是邦不非其大夫。只是不議其過惡。若大夫有不善。合當諫正者。亦不可但已。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之事。又却不然。以上語類二條

人而不仁如禮何章

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。人而不仁如樂何。曰如禮樂

何。謂其不奈禮樂何也。心中斯須不和不樂。而鄙
詐之心入之。外貌斯須不莊不敬。而慢易之心入
之。旣不和樂不莊敬。如何行得禮樂。譬如不善操
舟。必不奈一舟何。不善乘馬。必不奈一馬何。又問
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。曰。看其文勢。却是說玉
帛鐘鼓之禮樂也。

希真問人而不仁。與不能以禮讓爲國。皆曰。如禮何。
意同否。曰。人而不仁。是以仁對禮。樂言不以禮讓。
是以禮之實對禮之文言。能以遜讓爲先。則人心

感服。自無乖爭凌犯之風。

或問集註云。禮樂不爲之用。如何。曰。禮是恭敬底物。事。爾心中自不恭敬。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。樂是和樂底物事。爾心中自不和樂。外面強做和樂也。不得。心裏不恁地。外面強做。終是有差失。縱饒做得不差失也。也只表裏不相應。也不是禮樂。集註云。禮樂不爲用。是如何。曰。不仁之人。渾是一團私意。自不奈那禮樂何。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。便行得。若不仁之人。與禮樂自不相關了。譬如無

狀之人。去讀語孟六經。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。與他卽無干涉。又安得爲之用。

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。但少疎。不見得仁。仁者本心之全德。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。存而不失。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。若此心一放。只是人欲私心。做得出來。安得有序。安得有和。以上語類五條

林放問禮之本義

問林放問禮章。先生謂得其本。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。如何是禮之全體。曰兼文質本末言之。曰後

面只以質爲禮之本。如何又說文質皆備。曰。有質則有文。有本則有末。徒文而無質。如何行得。譬如樹木。必有本根。則自然有枝葉華實。若無本根。則雖有枝葉華實。隨卽萎落矣。

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。何故只以喪禮答之。曰。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。上句汎以吉禮而言。下句專指凶禮而言。然此章大意不在此。須看問答本意。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。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。及其用。也有當文時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。

故曰。品節斯。斯之謂禮。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。
問喪與其易也。寧戚。曰。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。故皆
可謂與其奢也。寧儉。惟喪禮獨不可。故言與其易
也。寧戚。易者。治也。言治喪禮。至於習熟也。喪者。人
情之所不得已。若習治其禮。有可觀。則是樂於喪。
而非哀戚之情也。故禮云。喪事欲其縱縱爾。
問喪與其易也。寧戚。註。易爲治。何也。曰。古人做物。滑
淨無些礙處。便是易。在禮只是太滑熟了。生固無
誠實。人纔太滑熟。亦便少誠實。曰。夫子何故只以

儉戚答禮之本。曰。初頭只是如此。未有後來許多文飾。文飾都是後來事。喪初頭只是戚。禮初頭只是儉。當初亦未有那儉。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。蓋追說耳。如堯土堦三尺。當初只是恁地。不是爲儉。後來人稱爲儉耳。東坡說忠質文。謂當初亦未有那質。只因後來文。便稱爲質。孔子曰。從先進。周雖尚文。初頭尚自有些質在。曰。三綱五常。亦禮之本否。曰。初頭亦只有箇意耳。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。未有許多事。

胡叔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曰。林放若問禮之大體。便包得闊。今但問本。似未爲大。然當時習於繁文。人但指此爲禮。更不知有那實處。故放問而夫子大之。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。蓋有那本時。文便在了。若有那文而無本。則豈得爲禮。易其田疇之說。蓋由范氏喪。易而文之語推之。治田者。須是經犁。經擺。治得窒礙。方可言熟也。若居喪習熟。於禮文。行得皆無窒礙。則哀戚必不能盡。故曰。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。如楊氏汙罇。抔飲之說。他是

就儉說。却不甚親切。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一句。大覺文意顛倒。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。却似與前面無收殺。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。然却不可無衰麻哭踊之數以爲之節。如此說方得。今却說得衰麻哭踊似是先底。却覺語意不完。龜山說話多如此。不知如何。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。戚者心之誠。二語好。又曰。人只習得那文飾處時。自是易忘了那朴實頭處。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。以上語類五條

夷狄之有君章

問夷狄之有君一章。程氏註。似專責在下者。陷無君之罪。尹氏註。似專責在上者。不能盡爲君之道。何如。曰。只是一意。皆是說上下僭亂。不能盡君臣之道。如無君也。語類

君子無所爭章

問君子無所爭章。曰。君子無所爭。必於射見之。言射有勝負。是相爭之地。而猶若此。是不爭也。語勢是如此。語類

問君子無所爭。必也射乎。謂必於射。則不免有爭焉。

及求其所以爭者。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。故其
爭也。君子異乎衆人。所以角力尚客氣也。曰。此說
甚好。答張敬夫文集

巧笑倩兮章

問伊川云。美質待禮以成德。猶素待繪以成絢。却似
有質須待禮。有素須待絢。曰。不然。此質却重。
因論起予者。商回非助我等處云。聖人豈必待二子
之言。而後有所起發耶。然聖人胸中。雖包藏許多
道理。若無人叩擊。則終是無發揮於外。一番說起。

則一番精神也。

以上類二

夏禮吾能言之。

問文獻曰。只是典籍賢人。若以獻作法度。却要用這憲字。問徵字訓成字如何。曰。也有二義。如此只是證成之。故魏徵字立成。又曰。這一段中庸說得好。說道有宋存焉。便見得杞又都無了。如今春秋傳中。宋猶有些商禮在。

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。是時文獻不足。孔子何從知得。曰。聖人自是生知。聰明無所不通。

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。不賢者識其小。孔子廣
詢博問。所以知得。杞國最小。所以文獻不足。觀春
秋所書。杞初稱侯。已而稱伯。已而稱子。蓋其土地
極小。財賦不多。故寧甘心自降爲子男之國。而其
朝覲貢賦。率以子男之禮從事。聖人因其實書之。
非貶之也。以上語
類二條

禘自既灌而往者章

禘。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。祫。乃合羣廟皆在。當以
趙匡之說爲正。

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。併羣廟之主皆祭之。祫則止自始祖而下。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。謂禘之說恐不然。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。廣云。觀禘祫兩字之義亦可見。曰。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之廟。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熱樂相似。

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。吾不欲觀之。集註有兩意。曰。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。若不王不禘。而今自著恁地說將來。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。

不足觀。又云。觀。盟而不薦。有孚顒若。下觀而化也。這盟自與灌不同。灌是以秬鬯之酒。灌地以降神。這盟只是洗手。凡祭祀數數盟手。一拜則掌拊地。便又著洗。伊川云。人君正其表儀。以爲下民之觀。當莊嚴如始盟之初。勿使誠意少散。如旣薦之後。某看觀卦意思。不是如此。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。天下自然而化。更不待用力。而下莫不觀感而化。故取義於盟。意謂積誠之至。但是盟滌而不待乎薦享。有孚已自顒若。故曰下觀而化也。蔡季通